

红岩丛书



大雁南飞时

周永年著

重庆出版社





90071278

大雁南飞时

周永年 著

I247.7
248.5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责任编辑：张慧光

封面设计：金乔楠

大雁南飞时

周永年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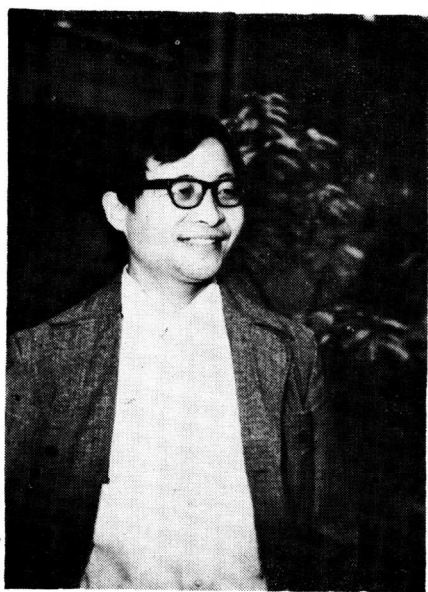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5 字数205千
1983年10月第一版 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400

书号:10114·78

定价:0.88元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周永年，1942年冬末生于成都近郊土桥。父早歿，幼时随母投亲，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敏感的心灵蒙受到人世最初的不平。中学读书期间即喜好文学，毕业时却因一念之差报考了理工科。1965年在陕南商洛大山中参加“四清”得窥农村情景，十年动乱中又漫游了大半个中国，长了许多见识。1967年起在成都某航空工厂沉浮13载，1980年底转到四川电视台，任电视剧编剧与编辑。1972年开始业余创作，先后发表过30余篇短篇和中篇小说，散文，电视(电影)文学脚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包括三个中篇和五个短篇，都是作者近三年来的作品。

《奇异的旅程》写一个回头的浪子在边远的劳改农场不顾生死安危追踪擒敌的一则传奇。《大雁南飞时》写一对恋人在十年动乱中从相识相爱到分道扬镳的悲剧，从一个侧面批判了极左路线的罪恶。《春天的故事》写两位一心为四化出力的男女知识分子如何执着地追求事业的精神，并在共同的理想中萌生爱情的故事。作品里的人物大多走过坎坷的人生道路，往事在他们心里留下淡淡哀愁，现实的召唤又使他们昂扬振奋，迈出了坚定的脚步，读来亲切感人。

目 次

转移	(1)
一个初夏的黄昏	(26)
美丽	(38)
小桃	(61)
边地之光	(94)
奇异的旅程	(119)
大雁南飞时	(206)
春天里的故事	(265)

转 移

—

夏天一个下午的工间操休息时间，大白楼二楼，闷热得象蒸笼一样，但是间间办公室却掩门阖户，静悄悄的。不过，你只消在水磨石地面上稍许站上一两分钟，侧耳谛听，某一间屋子里轻轻的嘻嘻声、突然爆发起的哈哈声，就会从红漆门的门缝中透出来，时断时续，仿佛是天堂传来的笑声。

某处某科宽敞的办公室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扑克对抗赛。副科长杜文举一脸严肃，他这盘“坐庄”，可惜手里“主牌”所剩无几，已经陷入了困境。同他“一家”的，本科胖胖墩墩的青年干事刘知，光着膀子，穿件蓝色背心，头上顶了五本书做的“高帽子”，不时向他挤眉弄眼传递暗号。

“啪！”对方扔下一张老K。

“毙了！”站在身后性急的参谋黄胖子用他标准的四川话大喝一声，伸手几乎要来抓杜文举的牌。

老杜手指拈着一张“2”，举起来，闭着眼睛，紧张地运筹神思。在他身边的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分数，记录着这场持续了好长时间的对抗赛的战绩。交战双方，一方是杜文举这个科，一方是组织处干部科。今天工间操休息前半个小时，对方的好战分子吴大炮转悠到这边来，笑嘻嘻地挑衅：“有没有胆量？今天再来一盘！”接着翘起二郎腿，坐在靠门的藤条椅上，把上次战斗中老杜这方的败北大大渲染和奚落了一番。本科的两个年轻人刘知和小白不甘示弱，当场给大炮来了个反唇相讥，指出他们上回得利纯属侥幸，并且手腕如何不文明等等。这一来一往的“骂阵”，更增添了这场战局的严重气氛……

在这中间，电话铃响了几次，专心致志打牌的人，谁也没有听到。

亮底了，诡谲的吴大炮手中竟然攥着一张“小王”，抠了老杜这方的“底”。登时，牌场上象涨潮一样涌起一阵喝彩声、叫骂声和哈哈的笑声。吴大炮欢喜得前仰后合，连连用拳头捶一个看客的背，黄胖子遗憾得跺脚、搓手、叹气。一个小伙子象颗子弹，一弹射到墙边上，在纸上用红铅笔填上了蚕豆大四个字：250分。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杜文举细高的身子站起来，接受惩罚，勾着腰，拿起事先剪好的三条长长的白纸条“胡子”，姿态很高地给自己粘在了下巴上。

这些日子，老杜和他的伙伴们打牌简直入了迷。只要听说“学习一〇八号文件”^①，一个个就心照不宣地乐得眉开眼笑。在乐陶陶中飘飘欲仙，几个钟头一晃就过去了，尘世间的一切，工作的疲乏，心绪的茫然，思想的不快，统统都忘记了。不过，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上周末深夜，在乐而忘返之后，老杜同妻子徐静发生了一场口角。

“我，一个男子汉！”杜文举把牙缸底在水槽沿上碰得叮咣响，咆哮着：“一个男子汉，一不抽烟，二不贪杯，连这点嗜好都不兴有吗，唉？”乖乖，几分钟前的乐不可支变成了几分钟后的怒不可遏。吼喊一阵后，见老婆没有回音，杜文举才闷闷不乐地上床睡觉。他好久没睡着，盯着射在天花板上的路灯光，自己也有些奇怪：这段时间来，有股无名火，突然间，不知从哪里就会冒出来……

二

“砰砰砰！”外面响起了很重的敲门声。

“谁？”

屋内的人静下来，象听到了命令，一齐把头掉向门口。

“我。”一个男声在应。“小白在吗？”

姑娘小白扭动着身子过去开门。杜文举两把扯掉了“胡子”，刘知也忙摘下了“高帽子”。同一时间，一张报纸轻轻

^① 一副扑克牌五十四张，两副合在一起一〇八张。这是杜文举所在单位打扑克的暗语或谜语。

落下来，象是一张硕大无朋的幕布，盖住了牌，也盖住了屋子里乱糟糟的一切。

门口站着一个穿工作服的小伙，眉目俊秀，笑微微的。他叫王东，小白的对象，每天总要上楼来找小白几趟。一见开门的姑娘，脸先红了。

“小白，你们在干啥？”他打量了一下方桌四周正襟危坐的人，好奇地问。

“学习呀！”

小白撒了个谎，把小伙子堵在门口。让下面的工人看见大楼的干部们打扑克，影响恐怕不好。

“学习？我咋听见你们在笑……”

“那是在讨论。”

“讨论挺热烈！”

“嗯——喂，你啰啰嗦嗦的，到底来干啥？”

小白瞪眼看着王东。在喜欢她们的小伙子面前，姑娘们总显得高人一头，说话也不客气，有点咄咄逼人。

“你们杜科长在吗？”王东伸起头，从小白肩头上朝里找了找。

杜文举咳了声嗽，站起身来，朝门口走过去。

“有什么事吗？”杜文举背着手，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架式。

“杜科长，徐工程师让我来问一问，上次交的挖排水沟的报告，罗厂长批没批。她说，今天晚上可能有暴雨，空压站的机房会被淹的。”

挖排水沟的报告？啊，杜文举记起来，是有这么一份报

告。事情是这样的：前年水暖车间的空压站搬家，由于管理混乱，不知听信了哪位老兄的傻主意，迁到原来的储热室，讨那里有现成两间房子的便宜。搬家后，地基打好了，四台大电动机和空压机安装好了，四个大储气钢缸也立在门口了，才发现机房地势低洼，夏天雨后容易积水。“徐工程师”——老杜的爱人徐静打了个报告给厂长兼党委副书记罗泽民，请求厂基建大队给挖条排水沟，把水排进厂南的虎河中去。

“你等一等！”老杜记得罗厂长早就将文件批回了，他在盛文件的铁丝网笼子里翻了个遍，没有找到，抬头对王东说：“你先走吧，一会儿我给基建队直接送去。”

“好哩！”小伙子欣然应允，叮咛说：“不过，徐工程师说尽量快点，赶在雨前……”

说完，王东和小白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青年人牵着手，象两只燕子，飞出了门。

快到下班时间了，有的人要回家捅蜂窝煤炉子，有的人要上托儿所接娃娃，这场牌也就散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杜文举，他翻箱倒柜，仍然不见那张报告。黄胖子（他是本处另一个科的副科长）关了自家办公室的门，左手提着一只准备顺路采购的尼龙网兜，右手摇着一把大蒲扇，趑趄过来。

“是不是那张让基建大队挖排水沟的报告？”

“是啊，糟糕得很，不知塞到哪里去了！”

“好好再找一找！”老黄看看天色，使劲摇着扇子，汗水仍然涔涔地从脸上、脖颈上往下流。“今天晚上吗，怕硬是有

一场暴雨嘛，那四台电动机，都是值几十万的。”

他说了一个天文数字。不过那四台三百马力的电动机确实很珍贵，万一被淹了，多少天都烘不干。停了空压机，全厂有一半单位的生产都要搁下来。

老黄关照过几句就走了。杜文举背靠着藤圈椅背假寐着。那张经过五个处、七个科转来的划了许多圆圈的报告纸在他眼前打着旋子。本来，他这个科是属于政治部门，但是按照厂里的老规矩，只要是送党委批的文件。不论政治的还是生产技术的，都要经这里“统一归口”，唉！鬼知道这是什么规矩……

老杜把半截身子伸出窗外，西天上的太阳金晃晃地，照得他眯起了眼睛。会有暴雨吗？太阳还这么大嘛！有几朵乌云，也都远远地躲在天的一角呢。

老杜坐下来，舒了口气。

“唉！莫不是在家里吧！”头脑一放松，一个记忆陡地跳出来。有一回，他仿佛把那张纸夹在一本画报里带回家去了，却压根儿忘了拿给基建科。

锁了抽屉柜子，他连忙起身回家。

三

“……据省中心气象台预报，我市今晚将有大雨或大暴雨。据省中心气象台预报，我市——叭！”

老杜使劲关了收音机。真是倒霉透顶，说起风，就下雨！

杜文举这时光着上半身，穿着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心，望着穿衣镜中那个扁平胸脯、欣长身材，唐·吉珂德似的人物，简直想哭出来了！屋子里翻得乱糟糟一片：柜子门敞开着，抽屉倒扣在地板上，三层书架全部倒腾了个遍，连床下面，老杜也打着手电筒爬进爬出了几遍。可是，那张天书一样的报告纸，仍然没有一点点儿踪影。

来回走动，爬低上高，搬运重物，把老杜累得气喘吁吁、手足酸软。他终于泄气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老杜，锅里糊了！”

门外飞进来邻居方秘书惊诧诧一声喊。杜文举吸了吸鼻子：糟！一蹦起来，立即向门口冲去。小小一间厨房里，烟火缭绕，老方已经把他蒸馒头的铝锅端了起来。

“水干了吗？”方秘书问。

“还好！还好！”老杜吹拍着一个底上焦糊的馒头，自我解嘲地笑着说。“当山东烤馍吃。”

“你们那口子还没有下班？”

“没有。”老杜回答，颇为同情地瞥了一眼邻居那张挂着几根黄髭须，被煤烟涂得花里胡梢的脸，问：“你们那位呢？”

“唉！”党委办公室的秘书长叹一声，在围腰上揩了揩手，颇为麻利地在锅灶边跳着舞。“人家张老师是个大忙人嘛，弟子三千，学生八百……饭菜不上桌是不跨进家门坎的。”

方秘书的爱人小张是厂里“夜大”的兼职教员，最近全厂要考工，所以她也特别忙。

说来笑人，他们这帮男“主妇”，一早一晚常常相逢。初

春的一天早上，当杜文举紧裹着大衣，瑟缩在寒风中打牛奶归来时，在房头路灯下碰到倒了痰盂归来的吴大炮和端着一笊箕^①油条的黄胖子。三个男人在薄雾濛濛的十字路口碰面了。互相讥诮：

“老杜，你真是模范丈夫嘛！”

“你表现得也不错咄！”

“不要有怨气，”黄胖子拍拍老杜的肩头，说，“工作重点转移了么，我们二线为一线服务。”

“你们没听说过‘男儿经’吗？”吴大炮讪然笑着，念起来：“男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房门，捅炉子，倒尿盆。打牛奶，侍夫人。要用钱，写申请……”

“哈哈哈哈哈！”

三个男人一齐仰起脸，朝着最后一批晨星还没有消失的蓝天大笑起来。

这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杜文举回到屋子里时，窗户外面下班的自行车队的铃声已经渐渐稀落下来，儿子小茂还没有回家，小学生还没有放学，小学生现在也忙！杜文举不由得长长地叹息一声。前几年，厂里的大人孩子都显得悠悠闲闲的。上班时间，宿舍区闹声冲天，热闹得赛过东门城外的自由市场。楼门前的空地上，解木料，做柜子打箱子的；铺块大塑料布，大卸八块，高级钳工师傅精修自行车的。马路上，青年工人歪戴着帽

^① 南方洗菜、淘米的竹制品。

子，三五成群，嗑着瓜子，在暖烘烘的日头下东游西逛的……这两年，情况大变了，最懒的婆娘们都起早贪黑了，最“水”①的小伙子好些也一本正经了。人人都象上足了发条的闹钟摆，紧紧张张，“嘀嗒嘀嗒”走个不停。

爱人徐静也在变！刚才在厨房同方秘书的谈话，就使得杜文举怪罪起老婆来。他甚至无缘无故地认为，今天这桩麻烦事是徐静给造成的：她为什么要去当什么水暖工程师？她写的报告为什么偏偏落在他的手里？她为什么让人来催自己而不直接打电话找基建大队求援？哎，老婆在变，只是使得杜文举不称心就是了！

杜文举和徐静是中等专业学校的同学。毕业十六七年来，杜文举差不多没有摸过业务，做着并不神秘却相当重要的政治工作，拿老同学们碰到一起时景仰的话说，是“工厂宝塔尖尖上的工作”。徐静呢，一直在厂设计科工作。知识分子那几年本来名声就不好，“臭老九”成堆的地方更是奇“臭”难闻，免不了成为运动台风袭击的中心和不断“进驻”的对象。那时候，妻子三天两头猫在家里，不上班，织毛衣，学烹调，老杜可是忙得天昏地黑。写不完的材料，开不完的会议，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工厂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嘛，斗争、运动接连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徐静把一切后勤工作全包了，家里收拾得好好的，儿子养得胖胖的，堪称贤妻良母。粉碎“四人帮”后，徐静一下子从家里“蹦”出去了，她以老杜眼花

① 四川方言，即最不负责任。

缭乱的速度，志愿申请下车间，自告奋勇承担起别人认为是冒风险的建设煤气站的任务。一个月前，又第一批被晋升为工程师……啊唷，这个娇小、玲珑的女人似乎有些神气起来！她对煤气发生炉入了迷，没黑没白地计算、画图，画图、计算。她把做两顿饭的“光荣”任务移交给了老杜，说“你也该锻炼锻炼”；她让小茂跟着爸爸睡觉，说是“培养培养你们父子的感情”……嗨！老杜这样高头大马的汉子，在女人面前竟然矮了一头！这还了得？不行！老杜不服气，开始反攻。但是，每次只要老杜一张口，她只须硬梆梆撂过来一句话，就能让老杜倒憋气：“反正你们闲得慌！”

——闲，老杜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上班时间，一杯茶、一支烟，看五种报纸加一张“参考”，这是老杜这类人每天的主要工作。至于那些不讲文法的技术文件，老杜照例是照转照发的。老杜是厂里“秀才”班子的头号人材，林彪时期的讲用材料，“四人帮”时期的大批判发言，把老杜整整忙了十年。去年底发生的一件事，使老杜大为震惊，猛然醒悟：工厂参加全省先进企业评比，评到最后，一切材料都抛开了，摆在评选委员们面前的，仅仅是十几个相持不下企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数字，产量多少，上交利润多少，质量指标好坏……对，一切空话、废话，带大量形容词的话都撇开了，硬斗硬，一项一项的比。

于是，象是一艘搁浅了的船一样，老杜发现，他绞尽脑汁，东抄西凑，夜以继日的大忙季节过去了，也许是永远不复返了。老杜闲下来了——这是事实，无可改变的事实，不